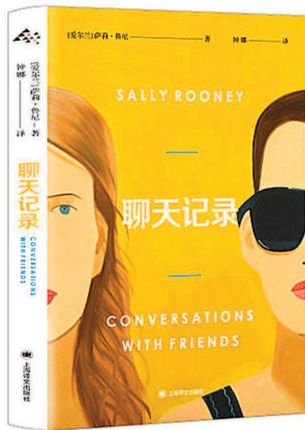


在虚实之间左躲右闪

——读《聊天记录》

■ 几又



《聊天记录》
[爱尔兰]萨莉·鲁尼著
钟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快来接我。我说。”就在读者满以为女主人公弗朗西丝最终会走出曾经一度陷入的情感迷惘时，没想到她还是不可救药地跳进了这个漩涡之中。这样的结局，乍看让读者有些失落，但细细品味，又觉得这恰恰是故事的精髓所在——迷惘本来因为迷惑，有时还像病毒，既让人痛不欲生，又让人无法抗拒。

作者萨莉·鲁尼是英国图书奖、科斯塔图书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被誉为“千禧一代第一个伟大的作家”。本书是萨莉的处女作，充斥着青春的青涩与对社会的犹疑，网络时代的虚无与现实具象交错的种种矛盾。

21岁的女主人公弗朗西丝是颇有才华、即将踏入社会的大学生。在与漂亮女伴鲍比同居的日子里，作者并未详细交待弗朗西丝到底是否真的开心，但从她那有意无意的笔触中也能获悉一二，比如鲍比家庭殷实，她的社会活动能力也比较突出……言外之意，生活在鲍比那丰满“羽翼”下的弗朗西丝，大可不必为自己窘迫的财务问题担心。

这一切在弗朗西丝碰上尼克和梅丽莎夫妇后发生了改变。弗朗西丝是从梅丽莎手中昂贵的相机转而注意到这对夫妇，然后才是男主人尼克。梅丽莎后来就对她说：“你第一次来我们家时，你东看西看，就像在说：我要摧毁这个让人尴尬的中产阶级世界。”弗朗西丝的回答同样直言不讳：“我不是想要破坏你的生活，我只是

想偷走它。”

男主人公尼克是过气的演员，比弗朗西丝大12岁，有自己的家室。虽然看不出他有多优秀，但在弗朗西丝眼里，这位“男神”无可挑剔：事业有成，谈吐绅士，相貌英俊，衣着高档……相较于动辄为财务问题伤透脑筋的弗朗西丝，尼克确实宽裕得多。尽管尼克最多只能算是中产，但对于长期处于窘迫状态的弗朗西丝来说，显然已经足够。

或许为了剥离这个故事里的道德因素，几个“书中人”感情方面都有“不忠”的瑕疵。梅丽莎出过轨，虽然后来取得尼克谅解，没有离婚，但与尼克很久没有同房。弗朗西丝对鲍比的背叛，隐约中也可见出鲍比与梅丽莎走得很近。作者对这条线并未详细交待，而是把想象空间留给了读者。

如果故事仅此而已，那未免显得太过苍白简单。作为生活在“千禧一代”的年轻人，萨莉的笔头很自然地糅进了社会诸多元素，比如电子邮件、网络聊天、短信、脸书等网络工具的大量应用。相较于现实交流的公开性，网络的隐私保护显然更好，即使伪装也不必忍受对方凌厉目光的煎熬。

从常常呆在厨房，像是总有干不完的活，这也是弗朗西丝多有不快之处。弗朗西丝同时在与两个尼克周旋，她在现实尼克中得到的不快，总是寄望于在虚拟的尼克那里得到补偿。也所以，她的电子邮件越写越长。

还有，弗朗西丝与尼克的缠绵，大多是在夜深人静之时。选择这个时间点，本身是对道德不洁的忌讳，对现实的逃避。夜幕帮他俩保守了秘密，也让他俩得到了暂时的欢愉。但随着欲望的膨胀，从黑夜走向白天，从地下走向公开，这样的趋势必然摆在他俩面前。然而，这只不过是弗朗西丝的一厢情愿罢了。尼克实际已经暴露了他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的虚伪本质，他对大白天的弗朗西丝给他打电话非常害怕，而他对弗朗西丝罹患疾病时表现出的那种冷漠，令人不寒而栗……

弗朗西丝了解尼克是通过互联网，她与尼克的交流许多时候通过邮件。虽然她与尼克也有过直面的交流，但网络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网络的大量应用，确实为她提供了许多信息，与此同时，也“渲染”了她对尼克的诸多想象。

在弗朗西丝的心里，或许存在两个尼克：一个是由网络等信息编织的“男神”，另一个则是现实中带着性格棱角的尼克。比如，尼克对梅丽莎从来都是言听计

从，常常呆在厨房，像是总有干不完的活，这也是弗朗西丝多有不快之处。弗朗西丝同时在与两个尼克周旋，她在现实尼克中得到的不快，总是寄望于在虚拟的尼克那里得到补偿。也所以，她的电子邮件越写越长。

还有，弗朗西丝与尼克的缠绵，大多是在夜深人静之时。选择这个时间点，本身是对道德不洁的忌讳，对现实的逃避。夜幕帮他俩保守了秘密，也让他俩得到了暂时的欢愉。但随着欲望的膨胀，从黑夜走向白天，从地下走向公开，这样的趋势必然摆在他俩面前。然而，这只不过是弗朗西丝的一厢情愿罢了。尼克实际已经暴露了他不想承担任何责任的虚伪本质，他对大白天的弗朗西丝给他打电话非常害怕，而他对弗朗西丝罹患疾病时表现出的那种冷漠，令人不寒而栗……

弗朗西丝并非没有反思，但反思让她更加迷惑。她总是频繁地照镜子，镜子是她的人生镜像，她渴望从这个镜像里寻找到那个真正的自我。

她有时还自残，不喊一声疼。疼痛是通过肢体直抵灵魂深处的生理刺激方式，其用意同样是为

了以这种激烈方式，叩问内心那个真实的自我……某种意义上，弗朗西丝已经迷失在自我构织的虚实世界之间。

在作者萨莉看来，弗朗西丝的迷失不只是她个人的焦虑，而是年轻人的共有特征。人生转折阶段最易波澜起伏，尤其是在即将跨入社会的转型时期。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在《发条橙》中对混乱青春的大书特书，就曾引发读者共鸣。弗朗西丝渴望自立，又对走向社会充满恐惧。父母过早的离婚，意味着无法给她完整的家庭情感。经济支持方面的断断续续时有时无，强烈的危机感，迫使弗朗西丝总是迫不及待地寻找避风港。

显然，弗朗西丝还具备“千禧一代”的共有特征。她既保留部分传统社交模式，又对互联网交往有着深深的依赖；既渴望改变眼前的现实，又敏感自卑脆弱。虚与实构成了她的双重人格，只不过她从未真正意识到问题所在，所以在虚实之间左躲右闪，乃至撞得头破血流。

故事最后，弗朗西丝自言自语：“我闭上双眼。物和我在我周围转动，在模糊复杂的体系里占据不同位置，加入我知道并永远都不会知道的系统。一个由事物与概念组成的复杂问题。要明白生活，你需要先经历它。你不能总是做一个分析的人。”

然而，世界从来不会因为某人闭上双眼就不存在——虽然太阳每天会照常升起，但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在旷野星空下倾听万物歌唱

——读鲍尔吉·原野《河在河的远方》

■ 袁恒雷

初读鲍尔吉·原野的散文是十几年前在苏州求学时，那时他的作品经常出现在一些文学杂志上。近些年来，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创作越发“历久而醇香”，万物生灵经其书写仿佛具有了露水般晶莹的质感。近日读到其最新出版的散文精选集《河在河的远方》，该书是对其多年散文创作的全面精神巡礼。通读全书，字里行间，仿佛看到一位蒙古族赤子，在茫茫草原上，在旷野星空下，自由地倾听万物的歌唱。

鲍尔吉·原野广为人知的首先是其对草原文化的书写。作为蒙古族作家，他现在虽定居在沈阳，但对草原的热爱是发本能的，对故乡的书写是其创作的母题。“蒙古”与“故乡”，这两个元素在他的心里是重叠在一起的。他说：“蒙古族有自己的文化，在这里，我把文化理解为祖辈流传下来的对世界万物的阐释和伦理观念。譬如蒙古族人认为污染河水、毁伤草木是罪孽，不诚实是罪孽，不赡养父母是罪孽。这些世代传下来的准则深深烙刻在每个蒙古族人的心里，包括我心里，这些都会渗透到我的创作之中。”于是，我们看到他经常来到牧区，为这里的民俗民风、山川草木、鸟兽鱼虫一一单独列传，或诙谐或唯美，或调侃或抒情，多重笔调展现出瑰丽多彩的草原世界。

本书开篇《王三》，写一只叫“王三”的鸟，属于典型的生活小品文，可谓是其散

文诙谐特点的代表作。前面诸多铺垫，运用各种想象描写王三，最后点出王三原来就是一只鸟。书写这只无辜鸟的同时，也刻画出了一位很有生活趣味的草原淳朴妇女的形象。类似的小品文本书非常多，他下笔所写的都是最寻常的物事，语调轻松幽默，节奏明快，所写人与事均富于画面感，是忠实于生活的实录。

熟悉其文字的人，都会惊叹他将汉语的美学发挥到了极致。他是少数民族作家，汉语并非母语，他对语言的推崇也引起所有作家的共鸣：“语言！除了语言，作家一无所有，当你用优美、准确、生动、幽默的语言与读者交流时，你才获得文学家活下去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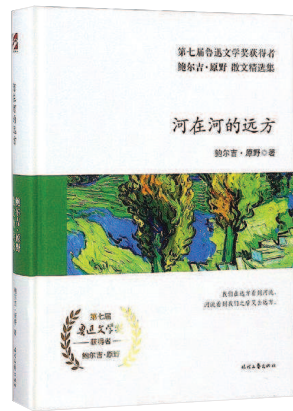
阅读原野散文，那些篇章的题目就像一句句诗——《河流没有影子》《群星的呼喊》《月亮从来就没穿过衣裳》《谁在夜空中写字》《夜空栽满闪电的树林》……无疑，他善于运用多重修辞手法，特别是比喻、拟人等手法令其文本充满诗意和童话色彩。他善于想象，比如《大雁在天空的道路》里说：“天上的花卉见到哪个地方好，就飘下来呆一夏天。”云彩能携带花籽，这是富于诗意的想象，并且这些花籽恰如长了腿一般，从此地到彼地，不作长期停留，让人倍感世界的神奇。

通读本书会发现，鲍尔吉·原野是一位充满着爱心的自然主义作家。他热爱自然万物，给予了全身心的观察与书写，那

情形如同法布尔的细致耐心，甚至如达尔文般堪称博物学家。

玄奘、弘一法师以摇晃椅子的方式驱赶蚊虫，原野亦具如此爱心。比如《麻雀》中，他看到麻雀飞进楼道里迷了路，为助其脱身，他从三楼撒小米到二楼。麻雀飞走后，浪费可惜，他就把小米沿着屋檐撒一溜儿，“给麻雀搞一些明天的早茶”。作者将想象、心理、动作等描写融入一炉，将人与自然的和谐谱摹其中，令人赞叹作者心思的细腻与心地的善良。读《虫子澄澈》《花大姐》《蜜蜂》《蝴蝶》《蚂蚁》等篇章，令人感叹唯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才能如此书写。他的叙述语言富于童真童趣，他把自己融入进了花鸟鱼虫之中——把自己看作它们的伙伴朋友，与它们同喜同悲，并为它们遭受的自然与人类的伤害而愤愤不平，对人类贪吃动物昆虫的行为进行了强烈批判。需指出的是，对于鸟、河等自然景物，原野未用主体“我”或客体“它”等人称来讲述，而是极其客观地观察，这种观察是深入肌理的，令人感知出万物自身发展的自然状态。

阅读本书可看出，原野是具有良好音乐修养的作家，善于将书写的对象与听过的音乐进行结合。《楠溪江》里，他这样说：“以乐曲譬喻，长江是庄重浑厚的无标题交响曲，黄河是民乐齐奏的《万马奔腾》。楠溪江则如一支竹笛独奏曲，静远虚无，



《河在河的远方》
鲍尔吉·原野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音符里带着涟漪，声声滴翠。”秀美的楠溪江位于浙江省，相对于北方读者来说可能比较陌生，原野运用其广博而新奇的音乐知识进行对比阐述，向读者展示了楠溪江的特点，既有听觉又有视觉的传递。再如《黑河白水》：“雪中的黑河像一群戴镣的囚徒，水流迟滞，对天对地均含悲愤。像弦乐低音部演奏《出埃及记》……观白水，如静听中国的古琴，曲目如《广陵散》。”读原野这些提到音乐的笔法，令人想起李贺“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或白居易《琵琶行》里书写琵琶音乐的名句。而如此书写，确实大大拓宽了文本的美学深度与形象性，令读者的阅读变得更加轻松愉悦。

如前所述，阅读原野的散文让人生发出热爱自然、仰望星空的愿望，其实这也是人们朴实蓬勃的样貌。原野曾多次表达希望读者懂得审美并在美中获得爱的力量，他说：“爱，而不是其它，是一个民族获得持续活力的内驱力。”无疑，鲍尔吉·原野散文正是一曲曲富于节奏感、富于旋律美的自然之歌。我们当与他一起吟唱，在苍穹下，在旷野上，把美妙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